

農業合作化短篇創作選

在前進的道路上

吉學霽等著



吉学霈等著

在前進的道路上

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

作 家 出 版 社

目 次

在前進的道路上	吉学霏(1)
过 渡	沙 汀(32)
擴 社	王荣偉(53)
幸 福	艾 蕪(92)

在前進的道路上

吉学霏

天陰着，可沒有颶風。縣委會的大院裏，空蕩蕩的看不見一個人。

正當院裏，並排長着兩棵又高又直的梧桐樹，幾隻麻雀不安的在樹枝中間叫着、跳着，飛上來又撲下去。靠東邊縣委的辦公室裏，一個高嗓子的青年人正在向哪裏要電話。西邊，一間低矮的平房屋裏，兩部打字機砰砰叭叭响着。

這時候，一個老漢牽着一匹栗色騾子從外面進來了，他看看院裏沒人，就把騾子拴在梧桐樹上。

這當兒，縣委書記的通訊員小劉從西院過來了，他翻着眼把老漢看了半天，往這邊走着問：“你找誰呀？”

“找王政委，”老漢笑了笑，趕緊說，“有點事跟他商量商量。”

小劉又上下把老漢打量了一番，然後向騾子努努嘴：

“不啃樹皮嗎？”

“我这騾子吃齋，”老漢詭譎地眨了眨眼，隨即指着南邊那間屋子問：“王政委還在那屋裏住嗎？”

“嗯——”小劉想了想說，“你找他有什麼事？”

老漢轉身往南走着說：“跟他談談俺互助組的事。”

“那你到農村工作部裏去談吧。”小劉攔住他往西院指指說，“一直朝西走，再往北一拐，門口掛的有牌子。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，不，我誰也不找，”老漢沒等小劉說完就擺擺頭說，“就是專門來找王政委的。”

小劉急了：“可他有事呀！”

“有事我也得見他，”老漢笑了笑，固執地嚷着說，“你去給我傳傳吧，就說是孫小莊的孫大運要見他，你一說，他就想起來了。”

小劉看看老漢，心裏氣呼呼地想：“哼，這老漢派頭可不小呀！給你說過政委有事……”

就在這時候，南邊那間屋子的玻璃窗子吱的一聲開了，縣委書記王剛把半截身子探出來看了看喊：“噯，來吧，來吧！小劉，去倒點開水來。”

小劉一怔，孫老漢喜的向小劉瞥了一眼，那神情好像說：怎麼，我老漢不吹牛吧？

縣委書記是個四十開外的人，高高的個子，稍微有些駝背。一副黑瘦瘦的長方形臉上，長一雙閃閃有光的

大眼。老漢一進門，他就笑呵呵地問：“啊，秋收完了嗎？”問着，心裏想：“這老漢彷彿在哪裏見過？……”

“早收完了，”老漢笑了笑，機靈地看着縣委書記。從對方的神情裏，看出他是記不起自己了。隨即笑着說：“王政委，你把我忘了嗎？噯噯……今年麥罷，我還來找你談過俺互助組轉社的事呢，我是孫小莊的，叫孫大運……”

這一提，書記想起來了。那是今年五月底，就是這個孫老漢找到縣委會來了，說是他們互助組要轉社。當時書記問他：為什麼不跟齊部長商量？老漢說是，向齊部長要求過幾次了，齊部長不答應他們轉。書記因為對他們互助組的情況不夠了解。就勸他先回去，答應他問問齊部長再說。這接着，書記就給負責他們那一個點的工作組組長、縣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齊林要了個電話，問他關於這個互助組的情況，齊林在電話裏說：“哈！你聽他瞎嚷嚷。情況我了解過了，他們互助組裏意見也不統一，有的願意轉，有的不願意轉。再說，他們轉社的條件也不足，組員們覺悟不高，也缺少領導骨幹，那麼，社辦起來要誰領導呢？要他麼？哈哈，他可是個大眼炮。”

想到這裏，書記看了看這個大眼炮，笑着說：“啊！我想起來了……怎麼？今天進城來有事嗎？”

“噯，有點事，”老漢說着，坐到窗子跟前的一把椅

子上，高兴地用下巴指了指院裏說：“那不，今天不是五里鋪會嗎？組裏叫我把俺組一頭老牛牽了來，倒換了這匹騾子，嘻嘻！”

老漢牽來的那匹栗色騾子，這會正不安分地在勾着頭砰砰盤蹄，後來不知為什麼突然把脖子一仰，繞着梧桐樹又踢又跳地蹦開了。“喝！”老漢把手揚了一下，騾子站住不動了。

書記看了半天，笑着說：“騾子倒是長的滿不錯呀！多少錢？”

“噯，够貴了，”老漢搖了搖頭說，“貼進去一頭牛，還又找人家七十塊錢。合下來嘛……滾二百一二了。”

書記想了想，問道：“買這匹騾子組裏都同意嗎？”

“那自然，那自然！”老漢慌忙地說，“大夥都同意嘛，俺們是打算轉社……”說到這裏，老漢突然把話頭一轉。“嗨嗨嗨！你看我這‘大眼炮’，只顧跟你談騾子，差點把正經事給忘了。”

書記一听他自己也把自己叫大眼炮，禁不住高兴地笑了。

“噯，你不用笑，”老漢看看書記抱歉地笑着說：“人一上了年紀，腦筋就不管用了。”說着，拍了拍自己的頭。停了停，老漢接着說：“王政委，你可別嫌我這老漢嘮叨，我今天來嘛，還是想跟你談談俺互助組轉社的事……”老漢說着，眼在書記臉上轉了轉，看樣子有點

不好意思。“我知道呀，你們辦公事人忙，可他們都說：‘你去吧，你去吧！’我想：來就來吧，反正這事嘛，除非來跟你要求！”

書記笑着點點頭，叫他說下去。

“這怎麼跟你說呢，”老漢難為情地笑了笑，一隻手不安地搓着褲子。好半天，才嘆了口氣說：“俺這個互助組，光吵着轉社已經快半年了。跟齊部長要求一回，不行！再要求一回，還是不行！總跟他要求過上百遍。唉！不說不行，還打擊俺們，說俺這個條件不夠呀，那個條件不夠呀！一股勁給俺潑涼水。這一來，組員們都說話了：論章程，咱可也不知道啥叫夠條件，可是咱有走社會主義的決心呀！”

書記高興地點了點頭。

“這你放心，王政委，”老漢伸着一隻巴掌，像是要跟書記打賭擊掌一樣表白着說，“俺們想轉社，可不是為着裝門面，耍氣派。說出來不怕你見笑，每逢秋、麥兩季糧食入囤的時候，俺見人家‘民主’社社員一車一車往家拉糧食，俺又是眼氣又是着急，你想：莊稼人嘛，誰不願意把日子往好處過？你看，這時候組員都又說了：嗨！眼看着是好道，可就是不叫咱們走，到底叫咱們互助到啥時候呢？！”

書記截住問：“你們最近沒跟齊部長談過嗎？”

“怎麼沒談過？”老漢氣惱地擺了下手。“前天我還跟

他要求过呢！”

“他怎麼說？”

“他說：‘等等再說吧’，”老漢皺着眉頭，“過後我一想，這叫怎麼說呢？這你知道，宣傳總路線那時候，齊部長就在我們那兒，他天天給我們講呀！宣傳呀！說是走社會主義如何如何好，如何如何幸福。可你看，如今我們想走社會主義了，他却硬不叫俺們走！”

老漢說着，看樣子像是生氣了。把椅子往書記跟前挪了挪，比劃着說：“這話我不該像這樣說，我覺得，齊部長壓根兒跟我們就不是一條心，跟孫大有是一條心。”

書記心裏震了一下，趕緊問：“孫大有是誰？”

“孫大有？”老漢鬆了口氣說，“孫大有也是俺們的組員嘍，俺們討論轉社的時候，他就不願意轉。”

“啊？他不願意轉？那為什麼？”書記很感興趣地問，“你剛才不是還說，你們全組都願意轉社嗎？”

“嗯，是這麼回事，”老漢笑着說，“孫大有是個富裕中農戶，有驢子有馬的，一轉社怕吃虧嘛。你說，他不願意轉，俺可等不及呀！你想想：俺們不合作行嗎？所以我說，孫大有不願意俺轉社，齊部長也不願意俺轉社，他們不是一條心是甚麼？”

書記一听，脊梁上像是被鞭子猛抽了一下似的，火辣辣地直刺心窩。他這時痛切地感覺到，目前在建社工作裏是存在着很大問題的。“我們這些同志，他們究竟經

常想到的是誰呢？是那些食飽衣暖的富裕中農嗎？……啊？”他氣憤地聳了聳膀子，心裏說：好！一針見血的批評！

他隨即笑了笑，用試探的口氣問：“你說，孫大有不願意轉社怎麼辦？”

“噯！”老漢把手一擺，非常乾脆地說，“那還不好說？只要答應我們轉，他要是不願意跟我們一塊走，那我們就先走一步唄，我們又沒跟他合穿一條褲子。”

“嗯，先走一步！”書記站起來，眼睛盯着老漢。他從老漢那一雙慈祥、誠實的大眼裏，看到的是無限的信任與強烈的渴求。書記暗暗想：這就是成千成萬農民的要求，也是他們共同的方向。在這種時候，如果誰要是再阻攔他們前進，那就是犯罪！

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衷心的喜悅，像狂漲的河水一樣在書記心裏衝擊着，他興奮地對老漢說：“就這樣吧，只要你們大夥願意轉社，我答應你們，隨後，我即速給齊部長要電話，叫他派人幫助你們。”

老漢一聽，長長地鬆了口氣，掩藏不住高興地說：“你放心王政委，只要幹部們給俺指點一下，我們就知道猛勁往前跑！”

老漢臨走時，再三交代王政委，要他無論如何有工夫去他們孫小莊看看。說他們那裏土頭如何好，地勢如何平坦，簡直就跟一塊板一樣。書記很高興地答應

了。

書記把老漢送到院裏，正走着，老漢突然站住了，像是要跟書記說什麼休己話似的，小聲說：“啊啊……有一點我忘記對你說了。早幾天，我們就把建社委員會成起了。他們說：‘你明天把王政委請來吧，只要他往咱們跟前一站，咱們的勁頭就是面前有座山也能把它推倒。’”

書記笑着說：“你回去叫他們放心吧！土改那時候，共產黨是領着大夥鬥地主的；現在，共產黨一定要領着大夥往社會主義這條道上走。”

正說着，桐樹葉子沙沙地响起來，書記看看天說：“啊！下雨了！”

“下了好，下了好！”老漢把驢子韁繩解開笑着說，“你知道，莊稼人總是短工夫呀，趁下雨這個空，我們正好蹲到屋子裏開會。”

雨越下越急。等他們走出縣委會的大門時，地上已經明閃閃地發滑了。書記看看天說：“等一會不下了再走吧。”

“啊啊——可不能，”老漢一翻身騎上驢子笑着說，“他們在家等着呢，我得趕緊回去給他們說說。”說着，用韁繩猛地照驢子屁股上抽了一下，驢子一擰尾巴，撒開四蹄，沿着東關大街飛跑去了。

夜裏，猛雨下起來了，嘩一嘩一嘩，簡直就像瓢潑的一樣。

縣委辦公室的會議桌上，放着一盞煤油燈，一張用白報紙剪的挺俏皮的燈罩，輕輕地把光綫壓下來，白花花地印在桌面上。

在靠牆的一張大方桌上，兩個幹部正在緊張地用油印機印着什麼。

電話機旁，站着縣委書記王剛，他這時正跟哪裏通電話。從耳機裏傳出來的細微的、沙沙的說話聲，聽起來吱吱哇哇地模糊不清。

他靜靜地听着，時不時輕輕地嗯一聲。

“你的意見，咱們是冒進了，是嗎？”書記突然向話筒裏面問，聲音不大，可是聽起來堅實有力，“……孫大運互助組的情況你徹底了解過了嗎？……怎麼？條件不成熟？……沒領導骨幹？……那麼都是誰不願轉社呢？……啊？……那麼好吧好吧！”書記憤憤地把耳機放下，生氣地說：“哼！簡直像個齋公，葱蒜芥蒜哪一樣也犯忌！”

“鍾文，”書記往一邊走着說，“明天給在鄉裏的縣委委員掛個電話，通知他們二十號回來開縣委會。唔……”

還有，也附帶通知一下區委書記們，要他們也來參加一下。”

“好，”站在桌子西邊的那個幹部點了點頭。

等書記剛一走出屋門，那個叫鍾文的就眨眨眼笑着說：“嘻，小崔，你看書記發脾氣了，保不住這回齊部長要挨批評……”

“該着呢，”小崔把一疊印好了的文件整了整搶着說，“我就怕看他寫來的材料，‘經驗’空空洞洞，‘問題’呢，又多又不具體。”

這一說，逗的兩個人都哈哈笑起來，連院裏的下雨聲也聽不見了。

三

一早，縣委書記把家裏的工作稍微安排了一下，就帶着通訊員小劉向上官鎮出發了。這個鎮離城十八里，是二區東邊的一個重點。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齊林，就是負責這個點的領導工作的。

剛下過一夜大雨，滿路是稀乎乎的爛泥。遠遠的山頭上，被連天的濃霧籠罩着，到處响着叮叮玲玲的流水聲，聽起來簡直像醉人的音樂一樣。

可是縣委書記這會卻沒有這份心情來領略，他急躁地甩着兩隻胳膊，一溜一滑地往前走。好容易爬上一個

又陡又滑的紅土坡子，才吁口气站住了。往後一看，只見小刘弓着腰，像个小鴨一样一擺一擺地落在後面了。

書記笑着問：“跑不動了嗎？”

“跑得動！”小刘趕上來說，“你只管走吧，我拉不下。”

走着，書記問小刘：“你家不就在上官鎮東邊的嗎？”

“嗯，還遠着呢，”小刘一縱，從一個水坑上面跳過去，高興地說，“從上官鎮看東北了，十里路，叫刘灣。你沒來過上官鎮嗎？”

“沒來過呵！”書記滿臉嚴肅地擺擺頭，“咱們不會摸迷路嗎？”

“不要緊！”小刘一聽精神來了，一馬當先的走到前頭說，“閉上眼我也能把你引到上官鎮。”

書記心裏笑了笑，跟着這個小夥子精神飽滿地向前走去。

他們趕到上官鎮時，天已經快晌午了。其實，這個上官鎮並不是什麼大市面，只有東西一條街，街西頭路南，是區供銷社的分社；路北，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四合院，從外面可以看見有幾間古老的磚瓦房子。小刘指着說：“這就是鄉政府。”

院子裏靜悄悄的沒一個人，只有西屋有人在高聲的講着話：“哈！你們別急，光急有什麼用？這是吹糖人的嗎？吹不好揉揉再吹？……”書記一進門，見屋裏除

了齐林还坐着兩個人，一个高个子老头和一个二十六七歲的青年人。齐林一看见書記進來，隨即把話打住了，慌亂地說：“啊？路這麼爛，你來啦？”看样子，他完全沒想到書記會來。

書記脫着雨衣說：“你們談吧，你們談吧！”

“沒什麼要緊事，”齐林笑了笑，扭头对那个二十六七歲的青年人說：“你先回去吧，隨後再研究。”

“啊——保义，你也回去，”齐林又对那个老头說，“給社委們講，隨後我親自去处理。这还得了！”

齐林是个三十上下的中年人，过早發胖的身体，看起來有些臃腫。矮个子，光腦袋，鼻子像是有誰用力往下按了一下似的，扁平扁平地塌着。

“唉！你來看看就知道了，”他把農民打發走以後，看了看書記訴苦說，“幹部这样少……老社裏的問題一大堆……”

書記看了他一眼，問道：“都是些什麼問題？”

齐林不安地咂了咂嘴說：“就像今年秋季的分紅吧，‘先鋒’社和‘十月’社都沒有搞好……”

“材料我看過了，”書記搶着說，“‘預分方案’事先就做的不準確。‘民光’社的財務問題解決了嗎？”

齐林煩惱地擺了下手說：“这不，剛把‘民光’社的會計撤換了，‘紅星’社又出問題了。剛才他們的副社長宋保义來反映說：有一戶中農要求着出社呢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

“唉！还不是今年秋季收成好了，社員們分糧食多，他嫌吃虧。”

“那你預備怎樣處理？”

“我？……”齊林疑惑地說，“我認為這例子不能開，要出社到年底再說。”

“不，一點也別勉強他，”書記非常乾脆地說，“如果情況真是那樣，勉強留住他也不會搞好的。當然，道理還是應該跟他講清楚，如果他執意要出社，那也用不着害怕。要知道，多數中農還是願意跟大夥一塊走的，不是嗎？他們社裏還有幾戶中農？”

“十……”齊林看了看屋頂，“……十八九戶？”

書記不滿意地說：“就算十八九戶吧，這也就說明問題了。不過，以後得加強社裏的政治教育工作，別讓他們一有本錢了就打歪主意。”

“唉！加強政治教育工作，加強政治教育工作！可是幹部呢？”齊林心裏苦惱地想，“方圓五六個鄉，加上農業技術指導站的，滿共才不過七八個人，要數量沒數量，要質量沒質量，幾個老社還看不住呢，就這還緊催着叫發展。……”

這時候，門口一閃，進來個壯實實的小伙子，這是上官鎮鄉的黨支部書記馬進寶。他一進門，就笑着說：“啊！王政委啥時候到的？”

“剛到，”書記笑了笑，“進寶，你們鄉的建社工作鬧的怎樣了？”

“嘿嘿！”進寶一笑，兩隻眼滑稽地眯到一塊了，瞅了瞅齊林然後笑着說，“研究倒是研究了，可是條件不怎麼好，主要是……沒領導骨幹。”

書記氣憤地看了看齊林，心裏說：“看！這鄉的黨員也都被他帶疲了。”隨即開玩笑地說：“領導骨幹是从天上掉下來的嗎？你們不在羣眾裏面去找哪有現成的？你以前幹過黨支部書記麼？還不是從頭學的？”

進寶紅着臉嘿嘿笑着說：“說那可也是實話。我過去除了會打牛屁股，啥也不會呀！”

這一說，引的書記也笑了，高興地說：“噯，這不就對啦。依我看，你們只要有決心，每個黨員都可以領導一個社，你說對不對？”

“那可是，”進寶搶着說，“只要叫幹，大家可都是在等着哩！”

“喏，我問你，孫小莊那個互助組有黨員沒有？”

“哪一個？孫成祿互助組？”

“不，不，”書記笑着說，“那個外號叫大眼炮的？”

“噯，那就是孫成祿互助組嘛，”進寶笑着說，“孫成祿是組長，孫大運外號叫大眼炮，是副組長。孫成祿就是黨員嘛！”

“團員呢？”